

工友情怀

# 在驻外项目部迎新年

□赵闻迪 文/图



近期，公司发出“留下来过年”的倡议，工会也在积极策划各项活动以丰富“就地过年”职工春节期间的业余文化生活。我们部门外地职工有四人，驻外项目部职工有三人，都表示响应“就地过年”号召，为防疫、抗疫出一份力。驻外项目部青工小李说：“跟同事们在一起过年很有意义，也很开心！”他的话让我回想起那年我在宣城项目部迎新年的往事。

那年，我们公司中标了宣城电厂辅机运行维护、后勤保障等几个项目，我和另外十几名同事被派往宣城项目部工作。

宣城项目部在远离市区的大山里，下了火车，接我们的大巴车驶出市区，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沿途一片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下了大巴车，我们心里凉了半截。因为处于初创时期，项目部的条件非常简陋：三排彩板房围成一个小院子，一排当办公室，一排当维修室兼仓库，一排作为宿舍，每个房间里只有寥寥几件简易家具。

初到那几天，房间里还没有安装空调，山里的冬天特别冷，晚上睡觉把所有衣服盖在被子上都捂不热被窝。水池在室外，一早一晚刷牙洗脸把人冻得直打哆嗦。

生活条件差、工作任务重、人生地不熟、饮食不习惯，我们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慢慢适应着。唯一的盼头就是过年回家好好歇几天。记得那年刚进入1月中旬就有人开始打点行李了。我也天天看日历，巴不得一下子就到年跟前。

谁知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年冬天特别寒冷，保电任务重，业主方增加了任务量，我们没法儿回家过年了。项目部里一片沉寂，青工小鲍眼眶红红的，低着头敲键盘；技术员老李面前放着图纸，半天没翻一下；我摩挲着手机，想给妈妈打个电话，却不知道怎么说……

项目部王主任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只有咱们坚守岗位，大家才能过一个光明、温暖的年。再说了，从小到大咱们都是跟父母亲人一起过年的，今年改变一下，跟同事一起过年，说不定更

有滋味呢！”一番话说得我们心头开朗起来。王主任接着说：“虽然咱们是在项目部过年，但过年的氛围一点也不能少，我提议，咱们举办一个迎新年茶话会，每人出一个节目，热热闹闹过个年！”我们都说好，于是分头准备起来：小鲍负责采购瓜子糖果、气球拉花；老李负责找场地、布置会场；我负责统计节目和拍照。

大伙儿兴致都很高，无需动员就纷纷报上节目，有唱歌的、有跳舞的、有演小品的、有讲“三句半”的。那段日子，我们下了班就到活动室排练。王主任跟宣电工会借了一套音响给我们，我们每天排练到很晚也不觉得累，直到王主任大声提醒：“明天还要上班呢！”我们才意犹未尽地散去。

老李借了宣电职工食堂一楼的餐厅作为我们开茶话会的会场。大年三十儿我正好歇班，早早赶过去帮忙布置会场。随着那一幅幅窗花贴上玻璃窗，一只只气球挂上墙壁，一碟碟果盘摆满餐桌，我的心情越来越兴奋、喜悦，体会到了父母忙年时的乐趣和过年的快乐。

大年三十儿下午四点就下班了，同事们有说有笑地走进会场，相互说着祝福的话，坐下来嗑着瓜子、剥着橘子、嚼着奶糖、看着演出。

平日里一身工装的姑娘小伙子经过精心打扮让人眼前一亮，特别是负责职工食堂餐饮服务的姑娘们，脱下帽子、围裙、口罩，换上运动服，梳起马尾辫，跳起动感十足的健美操，那青春洋溢的模样赢得阵阵喝彩。还有两位师傅自恃才高八斗，把项目部的的事儿编成段子，一个说、一个唱，旁边的人插科打诨，逗得我们笑痛了肚子。

在欢声笑语中，后厨包好了饺子、炒好了菜，我们一起动手把桌子拼起来，端菜倒酒，举杯欢庆新年，然后一起守岁，听新年的钟声敲响……

时至今日，回忆起在驻外项目部迎新年的往事，我仍心潮起伏。那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同事间的友情和集体的温暖，更让我懂得责任、担当、奉献的意义与分量。

## 图片故事

# 祖母给的寒假

□王树贵 文/图



关于寒假的美好记忆，都是祖母给的。

放寒假，陪伴我们小孩子的，主要是祖母。祖母一辈子未下过田，家里的活儿，旁人也插不了手，整天围着锅台转，围着洗衣盆转，围着我们转。一日三餐，烧煮浆洗，照顾孙辈，就是她的主要职责。

童年的寒假特别温馨。我们四个差不多大的孩子，整天像一群饿坏的小猪，围着祖母要吃要喝。吃饱喝足就闹啊闹啊，当时五十几岁的祖母感觉还很年轻，可以陪我们踢毽子、跳房子、砸铜板……乡下孩子玩的招数，好像祖母都会。

祖母会给我们找乐儿，在贫瘠的乡村，在没有图书，没有电视的寒假，给我们许多金子般的记忆。

那时候还没有暖气，家里冷，外面更冷。取暖靠衣裳、靠运动。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还是冷得缩成一团，更不想动。祖母有办法。门前小河的冰有锅巴厚了，祖母洗菜时，顺便敲上锅盖大一块带回家，我们就可以玩“敲锣卖糖”的游戏。

我们挪着胖胖的身子，先合力把冰块儿敲碎。再去找芦苇秆，取中间无结的空管，一人一根。每人领一块小点的冰，对着冰块一个点用力吹，热气在冰面融成一个窝，既而成洞，可以用毛线将冰块穿起来提着了。再捣根屋檐下的冰锥，冰块儿是锣，凌锥是槌，当当敲着，我们就是走街串户的货郎。玩儿的吸引力战胜了寒冷，寒冷挡不住我们了，我们奔出家门，在村巷里跑

着，引得别人家的孩子在屁股后面撵，想玩，得跟我们说好话。兄弟姐妹，邻居伙伴，三五成群，竞相吆喝。走两圈，磕下一小块冰扔进嘴里，牙齿震得嘎吱嘎吱响，兴奋激昂在脸上。

小时候的寒假多冷啊！记得年根儿里，门前那条河基本封住了，我们有祖母看护着，可以去河面溜冰。大哥胆儿大，常从洗菜码头敲下一块冰，垫在鞋底下，哧溜一声，就从河这边滑到河那边。胆小的我，要和他们一起去对岸小菜场买豆腐，只好绕远路从桥上过。几时的记忆里，英雄与侠胆柔肠、时光剑影无关，就是能在冰上翩翩起舞的人，就像我大哥，我对他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也有室内活动，围炉取暖。阳光从大门口斜斜地照进来，我们正好坐在光束里，四个孩子围

着一只铜炉，八只脚脚尖靠着炉壁取暖。其实心思不在暖，而是埋在炉灰里的蚕豆。一会工夫就掀开铜炉盖子，用木棍做的筷子在里面搂搂，给蚕豆翻身，“搂蚕豆，搂豌豆，白鸽子妈妈翻跟头”，搂着搂着，豆子就有香味了，唱的歌儿里，怎么会有白鸽子妈妈？我好久好久不懂意味，直到前不久，一位文友写小时儿歌，才知道原文应该是“搂蚕豆，搂豌豆，搂不过来翻跟头”，读音上以讹传讹，害我困惑多年。豆子彻底熟了后，会啪嗒开炸，调皮的还会像子弹一样射出去，惹得我们四个追成一堆。

时光缓缓地流着，在父母为生活奔波，无暇顾及我们这些泥猴子的日子里，是祖母抚慰着我们娇嫩、渴望的心灵。我们留恋童年，留恋小村，更是留恋祖母羽翼下的温暖。

# 重回文学发生的现场

——读《旅行中的文学课》

□彭忠富

对于文学爱好者而言，参观作家的旧居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我们重回文学发生的现场，给自己找到在文学之路上前进的动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卢楨近年来致力于文学旅行，每到一地方，他都会去探访那些与文学相关的景点。它们也许是作家的故居、文人的墓地，还可能是文学事件的发生地或是文学博物馆。在文学旅行的过程中，卢楨逐渐认识到，始于风景止于诗心，文学旅行崇尚创造力的发挥。理解了这一点，旅行的记忆就不再是你与著名景点的合影，而是火车站停摆的钟表、菜市场里争吵的商贩、弗拉门戈女郎的舞步、小巷里跑调的歌声……细节经验越独特，你自己的精神地理就越丰富，你离文学作品的真实就越近。

卢楨认为，文学旅行可以激发我们重新在现实中审视经典文学，甚至产生一种亲历经典诞生过程的鲜活感受。卢楨最近出版的《旅行中的文学

课》以文学旅行为主题，分为“欧陆光影”“亚非土地”“南美天空”三个板块，收录了《雨果先生的中国梦》等35篇散文，记录了作者游历世界时探访到的诸多文学景观，以及由文学之路引导出的当地风情。具体表现为对文人故居的探访，对作家墓地的拜谒，对文学博物馆的游览，对当地文学传说的追慕，对各国特色“文学之旅”的体验。

雨果先生的中国客厅、朱丽叶家的阳台、王尔德墓碑上的唇印、吸血鬼德古拉的城堡、开往勃朗特故乡的复古机车、普希金走过的最后一级台阶、略萨初吻胡利娅姨妈的舞台、聂鲁达攀登过的马丘比丘……本书涵盖英国、法国、德国等知名的世界文学旅行目的地。此外，西亚、东欧和南美的经典作家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文学景观也被纳入本书的视野。本书通过晓畅且深情的文字，结合作者拍摄的精美图片，为读者理解作家、作品乃至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

维度。以《在伦敦寻找老舍故居》为例，作者谈到老舍故居入选英国遗产委员会的资格审查并且挂上蓝牌很不容易。根据英国政府的规定，被挂上蓝牌的建筑一般情况下不得拆除或改建，以保证文化的长久性传播。

作者谈到，他逛名人故居时有个习惯，就是会特意想象如果自己是故居的主人，推开房门，走下台阶，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景色。由此，作者引申出老舍文章中与伦敦有关的一些描述。譬如在《二马》里老舍感喟：“伦敦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通过如此联想，想必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老舍当初创作类似作品的心境或感悟。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